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九

元 趙采 撰

䷶ 離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程子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

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剛陽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

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秦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加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先壊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

則不能同矣

朱子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愚曰離性上升故下卦三爻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以其配之所在也卦以泰九二之四而成豐則九四者成卦之主也四雖配所在而九非其配故曰配主遇者不期而會四不應初而初主之不期會而會故曰遇其配主數窮於十既周則曰旬四

朱子曰沛一作斾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
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
占如此
愚按沛古本作斾輔嗣以為幡幔震為玄黃兊金
斷之斾也斾之蔽明尤甚於蔀三之上成艮艮離
亦天文沬斗後小星隨斗而動者見沬則暗尤甚
於見斗三以離體之極至明剛正當豐之世而上
六以陰柔極暗應之猶當晝而見斗後小星其暗

有伏艮四應離初艮離為天文震動也其策七天文動而七斗也離目為見九四處不當位如在部中自蔽其明又上卦離體毀缺其幽而不明乃自取之非二三比矣夷均也主四也夷主謂初也初與四皆是陽為同德故曰夷主初四雖不應倘四以同德之故行而遇初則亦吉何者四得以資其明也故曰吉行行則吉也初曰往四曰行兩相求而相遇曰配主就初而言也曰夷主就四而言也

程子曰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為違去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朱子曰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

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而不可須臾離也

愚曰寓於兩間凡有形者莫非旅也天地旅於太虛萬物旅於天地物无久居其所之理故有旅旅客於外也旅无勢无權无親不足以成大事旅得其道可以小亨窮不可以失義困不可以舍命而

明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
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愚曰彖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釋
繇辭者何旅否變也變否六三之柔而居乎五失
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柔得中而能順乎上下之
剛不為二剛所掩而小者亨此以上卦六五言旅
也變否九五之剛而居於三九居三雖未為失所
然自五而反下猶為旅也剛居三成艮艮止也以

艮之止而附麗乎離之明所以為貞而獲吉也此以下卦九三言旅也能順剛能麗明是以小亨是以貞吉旅貞吉繇辭語脉不與小亨接故兩言旅各一義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子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

其心有所不快也

愚曰此爻資斧亦因離象而言離為蠃貝資也離為兵巽木貫之斧也九四居上卦之下近文明之君進不為亢退不為卑故在旅而於處進於次矣非惟得資又且得斧斷制矣四之心何以不快也曰九剛德而居隂位非其正也夫德以位行位以正定居非正位而能行正道者无之是以君子不處也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之閒孔子曰吾老矣

不能用宣王養孟子以萬鍾之祿孟子曰久於齊
非我志聖賢之處旅豈苟然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
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
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
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
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

吾君旅於外可乎唐德宗奉天之狩陸贄告之以下罪已之語而人心感悅天命復歸此之謂終以譽命也德宗平時自以為文能致理明能察物威能肅下今皆黜去其所有而无之然後人心復悅天命復歸以上逮下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程子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

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
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
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
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
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於易謂忽易以
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
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
以尊位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

也五之大人有剛健之德巽就乎中正之位使剛不過中健不戾正然後為无不成欲无不遂而其志得行焉此以訟三四相易而言九五巽之中正所以利有攸往也曰柔皆順乎剛者何九二之剛巽乎中而初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六四之柔順之剛巽者二五也順剛者初與四也柔皆順乎剛則陰柔亨故曰小亨此以三與四利見大人而言巽也

而不命則民惑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大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懼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

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朱子曰初以隂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正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愚曰巽為進退為不果故初六言進退而繼之以利武人之貞欲其果也卦互兊兊為右為刑殺有武人象武人剛決者也得武人之貞以治其志則疑可祛懦可立而見義必為不至疑而且進且退

矣此教初六以順剛而勿疑也志疑則進退不決

志治則果決不疑故曰巽德之制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

中也

程子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

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

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

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可以

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朱子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

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愚曰巽卦有牀象又巽卑也為木為股兩木卑而股見焉牀也牀下則卑而又卑謂二在重巽之下也二有剛德而處陰位又在下體過乎巽者也二大臣位卦中互兊兊為口舌為使巫聖人曰二之卑巽用之為大臣則流於諂曲而巽為失用之為

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為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朱子曰陰柔無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賔客一以充庖

愚曰初六所謂利武人之貞者正謂六四也六四巽以順五非若初六之進退也其志治故疑悔皆亡其用如武人之貞故田獲三品此柔順乎剛利

言巽之所賴者獨九五之正雖失之於始因更而有終也夫蠱蔽事之積也蠱而無所始則極壞而後已故蠱當振作之于始而謂之甲巽卑柔之積也巽而无所終則風靡而已矣故巽當變更之於終而謂之庚蠱彖言終則有始則不可以不圖其始巽五言无初有終則不可以不圖其終此甲庚二義聖人特於蠱巽之卦發之也文詞凡兩言吉德以貞為吉命以申為吉此二吉者非九五以剛

德而位中正不能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子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

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朱子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正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上九亦言牀下者何巽之極也巽之極者以不巽之極也諺曰敢於凌人者必敢於下人上亢而窮所以巽在牀下焉二巽牀下无資斧可喪未

程子曰兑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朱子曰兑說也一隂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正葢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能利正亦一義也

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賛其大應
應對之應
愚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彖曰兊說也曰剛中
而柔外者何兊巽之反也反初六而為上六反六
四而為六三柔皆說乎外二五以剛而不失其中
此以巽反兊而言兊也惟剛中故說而惟柔柔外
故利於正又柔外為說亨剛中故利貞二說皆通
兊雖為說而不可以妄說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此一句疑是繇詞蓋彖中言是以
者皆引文王繇詞而發明之也天无私剛中而貞
所以順乎天人不能无私柔外而説所以應乎人
此以二五三上而言兑也曰説以先民説以犯難
者何郭氏曰説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説在患
難之先則民可忘死夫民豈樂於勞與死哉上之
人有説道以鼓舞之彼犯險阻蹈白刃所甘心焉
耳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扞格宜悔且凶然二以陽剛中實之孚履柔爻大臣之位誠可以動金石信可以及豚魚而況于君乎一孚上徹君臣相說而悔亡矣象曰信志也言五信二之誠心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

朱子曰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説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説之主處説之極能妄説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愚曰諸家多謂九五以正當之位而信小人有危之道觀爻象詞氣殆未然也夫剥者以陰消陽之名上六之引兑欲引陰而剥陽者也使九五而信之則失其所以為君矣凶可必也豈特有危之道

而已哉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此非不足於九五之辭也葢謂九五之剛能孚於剝如堯之孚信行乎四凶而四凶不得以害堯之治也然猶曰有厲何哉巧言令色孔壬固堯之所畏而佞人云者孔子之所謂殆而欲遠之今兌之九五一陰在上欲引其類以剝陽能无危乎此舜所以卒欲去四凶也兌之二五皆曰孚二五皆中實也故曰孚二之孚信於五五之孚信於上六此如詩萬邦作孚之

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彊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朱子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

其吉凶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